

基本館藏

303349

# 印欧语亲属关系 研究中的问题

A. B. 捷斯尼切卡婭

科学出版社

45  
5/5147

303349

3/5147

# 印欧語親屬關係研究中的問題

A. B. 捷斯尼切卡姪著

勞允棟譯

岑麒祥校訂

科學出版社

1960

## 內 容 簡 介

本书是一部历史比較語言学的专著，它專門評論印欧語的历史比較語言学方面的各个学派的观点。作者首先概述了印欧系語言的分支和历史比較研究的情况，其次評論了历史上印欧系語言的历史比較語言学家的学說，对于青年語法学派、列宁格勒学派、莫斯科学派等的評論尤其深入細致；最后評論了具有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观点的各个学派对历史比較語言学的研究情况。

## 印欧語亲屬关系研究中的問題

〔苏联〕A. B. 捷斯尼切卡娅著

勞允栋譯

岑麒祥校訂

\*

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14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61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1960年7月第一版

1960年7月第一次印刷

（京）0004—2,300

书号：2182 字数：239,000

开本：787×1092 1/27

印张：10 22/27

定价：1.15元。

## 序 言

語言学在研究語言史方面的成就，同語言亲属关系問題的研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把有共同来源的亲属語言在語法結構和詞汇方面所固有的相似点揭露出来加以比較，并且注意到这些相似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就能把这些語言的較古的历史阶段构拟出来，这样也就能更深入地理解語言的发展規律。这就是語言学中历史比較法的基础。在整整一百五十年間，历史比較法或多或少一直被采用着，給我們累积了大量的語言事实，闡明了許多語族的历史发展道路。

历史比較語言学的成就已获得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們的承認。“杜林先生既把全部近代的历史的文法，从他的教育計劃上勾去，那么在他的語言研究上就只剩得一种旧式的技术文法，这种文法采取旧时古典語言学的模型，并且，因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帶着自己的全部的詭辯性和任意性。”<sup>1)</sup>恩格斯不仅嘲笑杜林的教育計劃，并且还指出在十九世紀巨大地和成功地发展着的历史語言学的成就。恩格斯接着強調指出历史比較法在語言事实的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写道：“要能了解‘本国文的材料和形式’，就只得追溯它的发生及其逐步的发展，如果一不顧本国語言自身的已死形态，二又不顧同类的活的語言及死的語言，那么上述这种了解，也是不可能的。”<sup>2)</sup>

斯大林也指出过历史比較法的积极意义，他說这个方法“还推动着研究語言的工作”，<sup>3)</sup>他并且強調指出研究語言亲属关系問題在进一步探究語言发展規律方面所能起的巨大作用。

1)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338頁。

2) 同上。

3)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5，32頁。

44-437

在印欧系語言亲属关系的事实的研究中获得了特別巨大的成就。印欧系語言組成了一個很大的語言集團即“語系”，其中包含有下列各種現代語言：斯拉夫族諸語言、波羅的族諸語言、羅曼族諸語言、日耳曼族諸語言、印度族諸語言、伊朗族諸語言、克勒特族諸語言、阿爾明尼亞語、阿爾巴尼亞語、希臘語，還包含有許多已消失了的古代語言。

經過許多年代歷史語言學家努力研究出來的所謂“印欧系語比較語法”，是研究每個語言的發展規律和語言事實的必要輔助材料，可以幫助我們闡明這個語言的發展的較遠古的階段。

在這方面作進一步的研究是歷史語言學的極其重要的任務之一。

印欧系語言亲属关系的研究不仅对語言學家，而且对歷史學家都有意义。語法和詞匯的基本要素在遠古時代就已經有的共同來源，使欧亚兩洲許多民族的語言結合成系；這一點說明：作為這些民族的祖先的許多部落，在起源上是有亲属关系和共同性的。研究這些民族的歷史的最古階段要依據考古學的資料以及古代作家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證據。只要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正確地闡明這些事實。

因此，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對“印欧問題”過去和現在自始至終所表現的興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在科學上也是很正當的。

有一個時期，不少的蘇聯語言學家醉心於馬爾的觀點，而馬爾是否認語言間在起源上有亲属关系的可能性的，于是在探究印欧系語言亲属关系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就大大地減弱了，這是很可惜的。同時，歷史語言學這個部門所面臨的任務是如此重要，迫切要求我們不僅要彌補已經造成的缺陷，而且要把印欧系語言亲属关系的研究堅決向前推進，這對於探究印欧系中任何一種語言的發展規律都是極其重要的。

馬克思主義語言學應該把對這個問題的真正科學的歷史的解釋，同國外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和新語言學家等的理論對立起來，這些人主張放棄古典比較語言學的传统，拋棄歷史主義。

本书是一本研究印欧系語言亲属关系問題的导論。它的任务并不是闡述印欧系比較語法上的事实。在本书的个别概述中,作者试图介紹一些有关理論方面的基本問題的观念,这些問題是由于研究印欧語共同体而产生的。

在十九世紀語言学家的著作中,印欧語学建立起来了,并且获得了特別成功的发展。因此本书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这个时期内印欧系語言亲属关系問題研究的各个主要阶段。

关于历史比較法的實質問題,本书中沒有專門論述。可是,对于有关历史語言学极重要的問題的观点,本书已就它們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作了有系統的叙述;讀者在这种叙述中可以得到这样的概念:历史比較法并不是某种一次形成和永远不变化的教条,而是由对分析語言事实所持历史态度的原則組成的,这些原則并且随着語言科学每一新成就而发展和深入。同时,在結合某一語言学学派的总方針来研究这些原則在应用上的特点时,我們力图闡明不是一般历史比較法,而是一些具体研究者的著作中所固有的缺点的性质,这些人采用历史比較法当然不会超出当时的科学水平。

由于十九世紀語言学家研究兴趣的中心是印欧系語言,因此在本书的叙述中,也提到这个时期內的許多語言学流派。但是必須強調指出,本书的任务决不是对十九世紀的語言学史作充分而有系統的叙述。本书讲述的方向首先是:在使用历史比較法分析語言事实的基础上,有关印欧系語言結構发展的一些問題是怎样提出和解决的。至于象有关語言本質及其基本发展規律这样一些問題,仅在涉及本书主題时才加以討論。因此,某些語言学学派对該主題沒有什么特殊意义的,本书也就不加以叙述。

关于語言学史中唯物主义观点同唯心主义观点斗爭的問題,我們把它移到对分析語言事实的具体研究态度方面来討論。有些仔細研究这些事实,并且试图确定它們的历史发展規律的語言学家,在他們一般理論体系上对語言本質的看法,虽然往往是資產階級語言科学中一切流派所特有的唯心主义观点,可是在他們的著作中,对科学研究对象或多或少流露出自发唯物主义的态度。

如果把語言学史只建立在叙述語言学家对最一般的理論問題上的观点上面，那么这部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漫无止境的轉輾传述，所談的无非是說法相同或极相似的、有关語言本質及与其有直接联系的其他問題的唯心主义解說而已。至于語言科学在过去有哪些实际的成就，对語言事实的唯物主义客观态度同对語言史主观解釋中的各种幻想和唯心主义歪曲的实际斗争怎样，这些問題在上面这种叙述的方式中都无法得到闡明，而在我們看来，在试图說明語言科学怎样发展的时候，值得特別注意的正是这些問題。

在研究现代国外語言学家所提出的理論时，这些問題显得特別突出。象結構主义和新語言学这些学派，竟宣称反对十九世紀古典比較語言学的原則，指責它的代表們的“唯物主义”，并且企图論証他們对分析語言事实的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观点，那决不是偶然的。

同时又必須指出，有些极著名的国外語言学家，現在仍然以历史比較語言学原則的精神来进行研究，在具体語言材料的解釋中保持着科学的客观态度。

对现代国外語言学在研究印欧系語言亲属关系問題上的主要方向加以批判研究，也是本书的专门論述的内容之一。介紹这些研究的所有問題，批判某些同語言发展規律的科学理解相抵触的“时髦”观念，在我們看来，对今后根据馬克思主义理論研究历史比較語言学問題是有好处的。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我們初步提出有关印欧語共同体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的問題。只有在全体語言学家共同努力的过程中，在历史和考古学等科学部門的代表参加下，这个問題才能彻底解决。語言的历史只有同使用这些語言的人民的歷史联系起来，才能得到真正的闡明。

# 目 录

序言 .....	i
第一章 印欧系語言 .....	1
第二章 印欧系語言比較研究簡史 .....	22
(一) 历史比較語言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 .....	22
(二) 十九世紀最后二十五年内 的历史語言学研究原則的 探討 .....	50
(三)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印欧系語言比較語法的研 究 .....	105
第三章 現代国外語言学中印欧系語言亲屬关系問題 的研究 .....	158
(一) 印欧系語言形态結構最古要素問題的研究 .....	167
(二) 各族印欧系語言間关系問題的研究 .....	200
第四章 关于研究印欧系語言亲屬关系問題 的提 出 .....	247



## 第一章 印欧系語言

只要簡簡單單地列举一下印欧語系所包括的各种古代的和現代的語言，便可以断定，印欧系語言<sup>1)</sup>亲属关系的历史比較研究，对語言学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使用这些語言的各民族，从古代起就分居在亚洲和欧洲的广大的地域上。說这些在起源上有亲属关系的語言的各个部落，从它們的原始領域向四面散布，占据了那些有史料可以証明它們居住过的地区，关于它們的原始領域，它們在各处分居的时间和途径，至今还是沒有解决的复杂問題之一。無論对印欧系語言本身历史的研究來說，或是对使用这些語言的人民的歷史來說，这个問題都是同等重要的。

印欧語系包括下列各种有近亲关系的語族和某些个别的語言。

**印度語族** 留传到现在的古印度語，保存在极古老的吠陀文献中(这种文献写成的时期不能精确地决定，約在公元前二千年)，以及較迟的、经过文学加工和规范化的梵語中。研究各种吠陀的語言和梵語，除去年代上的区别以外，也要注意到这两种古印度語的变体由其发源的不同方言基础。許多方言(即所謂普拉克利

1) 这个术语在十九世紀初就已經运用到科学中。使用它的是历史比較語言学創始者之一朴葆。以后不久，德国的科学家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印度日耳曼語”这个术语。以“印度日耳曼語”代替“印欧系語言”毫无疑问同某些德国科学家的民族主义情緒有关。在十九世紀語言学家的著作中，有时也会看到“阿利安語”(如在波铁布尼亚的著作中)和“阿利安欧罗巴語”(如在博杜恩·德·庫尔特內和波哥洛紀茨基的著作中)这两个术语。目前，“阿利安語”这个术语用来表示另一种意义(指印度伊朗語)，“阿利安欧罗巴語”这个术语已不使用。

在現代語言学中(特别是在俄国、法国、波兰、保加利亚、美国和意大利的語言学家的著作中)，一般使用的是“印欧系語言”这个术语。德国学者和某些英美的語言学家繼續使用“印度日耳曼語”这个术语。我們使用“印欧系語言”这个术语。但我們在引文中仍保存原书作者所使用的术语。

特語)可以証明中古印度語的狀況,其中最古老的文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紀(阿輸伽王的碑銘)。要注意,中古印度語的史料用文字固定下來,比古印度語的要早些,後者在許多世紀的時間內是通過口頭的傳說保存下來的。現在,印度語族包含下列許多語言:興地語(хинди)、孟加拉語(бенгали)烏利耶語(урья)、瞿折羅語(гуджарати)、旁遮普語(пенджаби)、信地語(синдхи)、摩刺陀語(маратхи)、信迦列茲語(сингалезский)等。

**伊朗語族** 自古伊朗語時代留傳到我們今天的,有公元前六—五世紀的古波斯語的史料(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兩個國王的楔形文字碑銘),還有時期不能精確決定,但肯定是更古老的祆教的讚美詩集,以及後世對這些讚美詩的補充史料(阿維斯塔經),它反映了中亞細亞各民族的伊朗語言的古代狀況。屬於古伊朗語的還有黑海附近的斯基福人的語言,我們試一分析希臘歷史家所記載的某些斯基福詞,以及保存在黑海北部沿岸的墓志銘上的斯基福人的專有名詞,便可以斷定這一點。<sup>1)</sup>

中古伊朗語時期(從公元前三世紀起到公元後七—十三世紀止)留傳給我們的,有用中古波斯語、安息語(парфянский)、粟特語(согдийский)、花刺子模語(хорезмийский)和薩克斯語(сакский)所寫的史料,其中大部分都是屬於中亞細亞各民族的。蘇聯的伊朗學家正在深入地研究這些語言。<sup>2)</sup>

屬於新伊朗語的有:塔什克語(таджикский)、新波斯語(новоперсидский)、庫爾德語(курдский)、俾路支語(белуджский)、塔雷族語(талышский)、塔特語(татский)(以上屬西部伊朗語支);阿富汗語(афганский,即帕什圖語)和一些帕米爾語言——雅格諾布語(ягнобский)、舒格南語(шугнанский)、魯桑語(рушанский)等(以上屬東部伊朗語支);高加索的奧塞特語(осетин-

1) 參閱:阿巴耶夫(В. И. Абаев),“奧塞汀語和民間傳說”,載《斯基福語》,第1卷,莫斯科,1949。

2) 參閱:弗烈曼(А. А. Фрейман),《花刺子模語》,莫斯科—列寧格勒,1951,及其他著作。

ский)(属东北語支)。

**吐火罗語** 廿世紀初在中国新疆发现了一些史料，显然是属于七世紀的，我們就把这些史料上的两个彼此有亲属关系的語言，不够准确地定名为吐火罗語。按发现这些史料的地点，一般把这两种語言区分为：吐魯番語(турфанский，或称为吐火罗語 A)，庫車語(кучанский，或称为吐火罗語 B)。吐火罗語不属于印欧系中任何一个已知的語族；发现和解讀这种語言的史料是历史比較語言学上的一件大事。吐火罗語的史料已經包括在印欧系語比較語法問題的研究中。可是直到現在，無論对語言学家或历史学家，特别是对后者，吐火罗語的問題仍然是一連串的謎。

**斯拉夫語族** 最能够証明古代斯拉夫語言的状况的，是古斯拉夫語即“教堂斯拉夫語”的史料；在九世紀时，基利耳(Кирилл)和美福底(Методий)曾經把福音书和其他宗教祈祷文翻譯成这种語言。虽然他們用南部斯拉夫語支的一个方言——馬其頓索龙(Солунь)的方言，作为譯文的基础，可是在斯拉夫各部落和部族分布的整个区域内，都能懂得这些史料上的古斯拉夫語，因为这些部落和部族的方言区别在那个时候还不大。<sup>1)</sup>现代斯拉夫族語言分为：1. 东部語支——俄罗斯語、白俄罗斯語、乌克兰語；2. 南部語支——保加利亞語、馬其頓語、塞爾維亞——克洛西亞語、斯罗文語；3. 西部語支——捷克語、斯洛伐克語、波兰語、卡輸比亞語、卢日支語。属于西部斯拉夫語支的，还有波拉比亚斯拉夫人(полабский)的語言，他們曾居住在易北河(斯拉夫語的名称是 Лаба)的下游，到十八世紀末，由于一些古代斯拉夫国土的日耳曼化，这种語言就已消失了。

**波罗的語族** 这个語族包含两个現代語言：立陶宛語和拉脫維亞語(这两个語言的最古史料都是十六世紀的)。此外，还保存了十五——十七世紀的古普魯士語的文獻；到十七世紀末，这种語言在德意志人統治的条件下已全完被同化了。

1) 参阅：謝利歇夫(A. М. Селищев)，《古斯拉夫語》，莫斯科，1951，34—35頁。

**日耳曼語族** 日耳曼語的最古老狀況，有下列兩種史料可以證明：**俄特語**（готский）史料（烏斐拉主教在四世紀時所翻譯的福音書），古斯堪的納維亞的魯尼文（руны）碑銘（始於三世紀）。几世紀後又有了古高德意志語（древневерхненемецкий）的史料（始於八世紀），盎格羅-撒克遜語（англосаксонский）的史料（始於七世紀）和古撒克遜語（древнесаксонский）的史料（始於八世紀）。

出現得更晚的，是古冰島語、古瑞典語和古丹麥語的手抄文獻，可是在敘事詩埃達（Эдда）及其他古冰島史料中所證明的語言狀況，起於較古的時代，保存着非常古老的特色。屬於日耳曼語族的現代語言有：德意志語、英吉利語、荷蘭語（在低佛蘭克方言的基礎上形成的）、瑞典語、挪威語、丹麥語和冰島語。

**克勒特語族** 在公元前十世紀間，克勒特各部落在歷史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可是它們的語言古克勒特語到今天只存在保高盧語（галльский）的極少數的遺迹中（主要是一些墓碑上的簡短的題詞），以及四——六世紀用奧迦米契字母（огамический алфавит）書寫的愛爾蘭碑銘里面。

現在的克勒特族語言有：愛爾蘭語；蘇格蘭語——跟愛爾蘭語非常接近，保存在蘇格蘭的某些山區中；華里茨語（валлийский）——英國威爾士有約一百萬人說這種語言；不勒丹尼語（бретонский）——這是法國不勒丹尼州居民的語言，在五——六世紀，克勒特族的不列顛人因盎格羅·撒克遜人的侵入逃跑離開了自己的原始居留地——不列顛，移居到不勒丹尼州，便把這種語言帶了去。克勒特語的遺迹還保存在英國的曼島（Isle of Man）上。這便是曼語（мэнский）。在十八世紀時，流行於英國康恩華爾州（Корнуэльс）的康恩華爾語已被完全同化了。

**意大利語族** 古代意大利各部落的語言，其中包括拉丁語、奧斯干語（оскский）和昂伯里安語（умбрский）。拉丁語的最古史料（普列涅斯金別針（Пренестинская фибула））可確定是紀元前六百年的。古拉丁語的大部分史料都是紀元前三——二世紀的。少數用奧斯干語和昂伯里安語書寫的碑銘的時期不能全部確定（雖然在

邦貝发现了紀元后一世紀的奧斯干語的碑銘，可是大部分史料都是属于紀元前时期的)。

拉丁口語传播于羅馬帝国全境，以后在这种語言的基础上形成了彼此間有近亲关系的羅曼族諸語言：法兰西語、意大利語、羅馬尼亞語、莫尔达維亞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加答朗語 (каталанский)、列托羅曼語 (рэтороманский)，等等。西班牙語在拉丁美洲各国已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葡萄牙語也有局部的传播。

**古希腊語** 从紀元前七世紀起，就有书面文獻証明古希腊語以及它的許多方言。新希臘語起源于希臘文明衰落时期的希臘共同語——科以內 (Koiné)，这种共同語是从公元前四世紀开始形成的。

**阿尔巴尼亞語** 阿尔巴尼亞語最古的书面文獻起源于十五世紀。显然，阿尔巴尼亞語是保存到我們今天的唯一的伊利里亞語，这种語言在古代很多，可是有关伊利里亞族語言的資料却很少。按照現有的另一种看法，阿尔巴尼亞語起源于古佛拉基亞語，关于这种語言的資料，留传到我們今天的也非常少。

**阿尔明尼亞語** 这种語言的最古史料是五世紀的。

**赫特語 (涅西特語)** 公元前二十世紀，在小亞細亞有一个赫特王国，这个国家的統治部族所使用的印欧系語言，我們一般称为赫特語。可是小亞細亞原有居民哈特人 (хатты) 的語言哈特語 (或原始赫語——протохеттский) 不属于印欧語系，这种語言只保存在极少数的記載中；我們必須把赫特語和哈特語 (原始赫特語) 区别开来。赫特語的楔形文字的史料很多，并且內容是多种多样的。捷克学者格罗茲內 (Б. Грозный) 最先开始研究这些史料，在一九一五年把它們解讀出来，并且給这个以前沒有人知道的語言的材料下了語言学的定义，在近卅年来印欧系語比較語法問題的研究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上述各种有史料确切証明的印欧系語以外，还保存有一些片断的、关于許多部落和部族的語言的資料；这些部落和部族在古代是居住在欧洲东南部和地中海区域的。分析这些資料可以使

我們有把握地把這些語言列入印歐語系。這些語言是：伊利亞語（維納特語 [венетский] 和密薩普語 [мессанский] 可能屬於這一類），利古尼亞語、馬其頓語（顯然接近於古希臘語），佛拉基亞語和腓尼基語（可能與阿爾明尼亞語有親屬關係）。可是有關這些語言的資料太少了（只有一些注釋、地名和極其簡短的題詞），我們至今還不能明確規定和擴大有關這些語言的知識。

根據最新研究的結果，小亞細亞西部的利地亞語（лидийский）和黎啟語（ликийский），也應當屬於印歐語系。這兩個語言的史料都是屬於公元前十世紀的。魯維語（лувийский）和帕來語（палайский）的印歐語性質也已確定（這些語言的片斷文句，零星見於公元前二千年的赫特語楔形文字的文獻中）。最後，由於長期解讀所謂“赫特語象形文字”的史料的結果（這些史料大部分是在敘利亞北部領域上發現的，大都是公元前十世紀的作品），可以確定這種語言也是屬於印歐語系的。還應當指出，在許多學者努力解讀克里特文字（крит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的過程中，使人越來越想到有可能把那神秘莫測的米諾依語（минойский）也列入這在古代就已分布得很廣的印歐語系里面。<sup>1)</sup>

我們上面這段簡短概述的目的是要表明，在親屬關係的基礎上結合成印歐系的古代的和現代的語言是怎樣多種多樣的。毫無疑義，除了上述各種語言以外，在古代還有許許多多我們不知道的印歐系語言，這些語言隨着使用它們的部落一起消失了，沒有留下一點痕迹。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離我們較近的历史時期內，一族一族彼此間有近親關係的新語言，在某些古代印歐系語言的基礎上形成了，它們逐漸發展成部族語言，最後發展成民族語言。此外，在某些情況下也保存了一些起源於古代部落語言的較小的語言，例如伊朗語族和印度語族中的一些小語言，它們跟已形成的部

1) 參閱：格奧爾基也夫（Вл. Георгиев），《米諾依語問題》，保加利亞科學院出版，索非亞，1953。根據最近的研究，克里特的林奈爾文字史料被確定為用古希臘語的一個方言寫成的；參閱：格奧爾基也夫，《克里特—米肯碑銘解讀的現代狀況》，索非亞，1954。

族和民族的語言共存着。

对四千年來有書面史料証明的印歐語系歷史作進一步深入的研究應該表明部落語言是怎樣發展成部族語言，部族語言又是怎樣發展成民族語言的。

闡明各種民族語言的形成歷史和它們的現代狀況和意義，這不是我們這個簡短概述的任務。至於各種語族在印歐語統一体中的相互關係這個重要的問題這裡也沒有提到。在比較語言學中提出了許多印歐系語言譜系分類法的公式，這一點就可以證明這個問題的複雜性。為了部分地解決與這個問題有關的其他問題在某些情況下具有可靠的資料，例如，印度語族和伊朗語族間的極為接近的親屬關係是不容置疑的。我們也有根據假定，意大利語族跟克勒特語族、斯拉夫語族跟波羅的語族很久以前曾經有非常接近的親屬關係。可是這些問題還不能算是已經解決了的。特別是以前在歷史比較語言學中盛行的關於斯拉夫-波羅的語統一体的觀點，受到了梅耶有力的反駁。梅耶肯定地認為，造成斯拉夫語和波羅的語之間許多相似點的原因，與其說是這兩族語言從印歐共同語分離出來的時候較晚，不如說是它們在分離出來以後有類似的進一步發展，因為在這兩種語言中所發現的新現象，似乎具有相同的性質，但實質上卻只是相似的。<sup>1)</sup>

波羅的語杰出的研究者恩捷林(Я. М. Эндзелин)指出波羅的語和斯拉夫語在起源上有密切的聯繫；可是他又指出，在它們的語音、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匯方面都有一些固有的區別；根據這些區別可以假定：波羅的民族和斯拉夫民族的祖先都是各自獨立的部落羣，這些部落使用着非常接近的方言。同時還可以指出，拉脫維亞語和古普魯士語比立陶宛語更接近於斯拉夫語。在古代可能存在過更接近於斯拉夫語言的“過渡方言”，這些方言在以後都已消失了。<sup>2)</sup>

1) 參閱：梅耶，《印歐系語言比較研究導論》，莫斯科，1938，101頁，以及《印歐語方言》，巴黎，1950，40—48頁。

2) 參閱：恩捷林，“斯拉夫-波羅的語最古的聯繫”，載《蘇聯拉脫維亞共和國科學院語言文學研究所集刊》，第二卷，里加，1953。

現在,著名的波兰語言学家奥特列姆斯基(Я. С. Отрембский)認為有必要重新研究旧日的、关于斯拉夫-波罗的語言統一体的假定。他主張分析这两种語族的語音、語法和詞匯方面的对应,这些对应可以証明这个假定。<sup>1)</sup>

已經提出的、关于阿尔明尼亚語跟腓尼基語、希腊語跟馬其頓語、阿尔巴尼亚語跟古代伊利亚語和佛拉基亚語有很近的亲属关系的問題,到現在还是一些沒有解決的問題。可是不管怎样,我們可以把握地假定,目前在印欧語系中处于孤立地位的希腊語、阿尔巴尼亚語和阿尔明尼亚語,在古代和許多已經消失了的印欧部落語言是有很近的亲属关系的。只有作具体的历史研究,加上新的科学資料的累积,才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印欧部落不能成为形成部族的基础,这些部族可以把已經消失了的佛拉基亚語、腓尼基語、古馬其頓語(非斯拉夫的)等留传到我們今天。

近来,在历史比較語言学中做了不少嘗試,要在分析各种語言特征(語音、語法和詞匯方面的)的局部相符和分歧的基础上,确定各种印欧系語族間的最古的相互关系(例如許多“印欧系方言”的分类公式,关于“中心語言”和“邊緣語言”的理論,等等)。当然不應該否定这些研究的意义,但是也必須指出它們的假定性。整个說来,印欧系語历史分类問題研究之所以沒有得到肯定的結果,首先是因为沒有足够的具体事实。实际上,語言发展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說这些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发展的具体条件决定的。

我們都知道,从最古的时候起,部落和部族就开始分裂、分离、混合和交配。所有这些現象当然会反映在保存到我們今天的各种語言的历史状况上。这就是为什么亲属語言的历史的相互关系显得这样复杂的原因。特別是在談到象印欧系这样一个范围很广、成分很复杂的語言集团的时候,問題就更加复杂,这个語系的許多古代的环节已經消失得无踪无影,現存的在各个历史时期内彼此

1) 奥特列姆斯基,“斯拉夫-波罗的語言統一体”,載《語言学問題》,1954,第5、6期。



又已經有了很大的差異。

以前的比較語言學的一個缺點，便是在於對問題的這個極其重要的一方面估計不足。它常常提出非常直截了當和過於簡單化的公式，而不是去探求它的具体歷史的解決。

各種語言和語族的最古史料是從一定的時期內留傳下來的；對印歐系語的歷史比較研究來說，要具有這些時期內的明顯的年代上的對照，却是一個很大的困難。例如，時期已經確定的赫特語史料，以及時期雖然沒有確定，但也同樣古老的印度吠陀語史料，都是公元前二千年的產物；古波斯語史料和希臘語史料却是公元前一千年中期的，拉丁語的是公元前一千年末期的，俄特語的是公元后四世紀的，阿爾明尼亞語的是五世紀的，古斯拉夫語、古德意志語和古英吉利語的是中世紀早期的等等，又如阿爾巴尼亞語的最古史料已經是十五——十六世紀的，而立陶宛語和拉脫維亞語的却是十六世紀的。這種情況使得語言材料的比較分析變得非常複雜，因為很明顯，九世紀的古斯拉夫語史料所証實的語言狀況，同其他時代，例如同產生荷馬史詩（它把古希臘語的狀況保存到我們今天）的那個時代所應有的狀況相比較，就已有有了很大的變化。如果沒有可能對語法結構發展過程中的具体階段作細致的研究，要對象阿爾巴尼亞語這樣的語言進行歷史比較分析是特別困難的，因為古代印歐語的形態結構在阿爾巴尼亞語中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變化。

另一方面，在對印歐語系作歷史比較研究的時候，應當特別注意各種語言的結構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這些語言所特有的、保存古代語法結構成分的穩固性的差別。在這方面表現出最明顯的對比的，是波羅的語族和印度語族。就中古印度諸語言來說，它們的詞在公元前一千年末期的時候，在語音結構上就有了相當大的變化，因此在形態結構上也有相當大的變化。我們試把它跟古印度語的狀況比較一下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一點，例如：[梵語] *ab-hūt*——[普拉克利特語] *abbū* ‘他曾是’，[梵語] *paścāt*——[普拉克利特語] *pacchā* ‘在後面’，[梵語] *vṛka*——[巴利語] *vaka*